

书事

至情之作

古有传说,若冶得名剑,须将自身祭奠。我常想,这种说法用来比喻某些写作者,也是很合适的。

萧红就是一例。经历极度的饥饿与寒冷,甚至连草褥子都想吃,穿着带孔的单鞋,踩在吱吱作响的雪地上。辗转于不名誉的男女关系,她的心理在发生变化,羞耻、焦虑、惶恐……

这些感受浸透了她的骨髓,而于写作之时便一点一点往外掏,头发、指甲、肌肤、骨肉,最后是整个人从身体到魂魄都幻化成了书写的每一行文字。

情深不寿。于写作者,这话尤其应验。

之所以想到萧红,是因为我读了黄国峻的短篇小说集《度外》。这两位当然八竿子也凑不到一块儿,一位是民国时期的女作家,一位是台湾当代的小说家,可是,读书之一种奇妙,常会让我的脑回路搭上诡异的线径。黄国峻亦英年早逝,1971年生,2003年歿,此其一。而我觉得他们的相似之处,更在于文风里那种对于细微情绪的深度体验、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。

《度外》收录了黄国峻的10篇短篇。先来看《归宁》。情节极简。安妮有两个月的产假,她想回娘家看看。她在晃悠悠的

车上感到极不舒服,她听着周围人的喧哗想着自己的心事,到了家中和父母亲戚搭话之时,她也是这样的状态。这种小说有什么意思呢?实在都是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啊,而情绪就是密密麻麻的丝线,细细缠绕,仿佛有一台发报机,“咔嚓咔嚓”,把安妮漂游的思绪穿透了空气,不断地输出。

再来看同名的短篇《度外》。内视之感更加强烈。黄国峻的作品不在意情节,妙在有种散文的韵调。就像《归宁》,有细到关于街景和家中摆设的描写,《度外》则写营火、写静夜、写冥思。他在捡柴火,天气极冷。他置身于漆黑的背景里,渐渐地回想自己在人群中的不自在,自己的寂寞,自己的烦扰。有只蚂蚁跳到了手上,咬了他一口,全身的感官于是被调动了起来。接着,他想起了她。小说的视角随即忽然转向了她,她想起了他的一些琐事,聚会打算烤什么派,穿衣服卡在袖口时,她发现左右手的骨节是不一样的大,你在餐会时会怎样观察周围的人呢?所有的所有,就是一些想法,在流动。

这样的写法,与常规的以叙事为主的小说很不相同。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里,骆以军探讨了黄国峻小说的流脉。骆以军认为黄国峻受了“法国新小说”的影响。我

不以为然。尽管黄国峻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很深,他的小说也有很多心理层面的意识流,也花很大力气描写周围的景物和装置,但两者有根本区别。因为“法国新小说”追求机械唯物,是把人物的情绪抽离了的,这种小说的人物视角往往是客观的,而黄国峻的写法恰恰是把人物投入进去,极力描摹人物每一丝细微的主观感知。

其实,把黄国峻的写作称之为“意识流”都不一定恰当。很多人说黄国峻“先锋实验”,可是在在我看来,黄国峻并不那么在意技巧。黄国峻定是一个至情之人,因此生了一双时刻凝视的眼,一颗极度敏感的心。还是像那个写《饿》的萧红,关在斗室里,只能不停地幻想莫须有的食物;或者走在商市街上,不知前路归处,凉意从脚底沁透。黄国峻是不是也是这样独自守着自己的世界,走不出来,或不肯出来?

读《度外》,是我第一次读黄国峻的作品,我并不知道黄国峻的生平,不知他遭遇了何事要自己走上绝路。我只是有些微漾,有些唏嘘。炉鼎火旺,元神焙炼,有多少作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?有多少作者值得我们怀念?

□ 林颐



美食

二月二炒蝎豆

□ 李阳波

故乡的二月二是很有讲究的,这一天,大人小孩都要吃蝎豆。

做蝎豆的原料是黄豆,黄豆在家乡最为普遍,几乎家家户户都要种。秋天收好的大豆,黄澄澄的,成麻袋悬在土墙边,挂在大梁下,也成了农家特有的景观。每年快到二月二的时候,大人们都要取下三五碗大豆,一粒粒拣好,把黄豆提前一两天放在盐水中浸泡,让黄豆变软,入味,然后晾干。到了二月二前一天的晚上,筛些干净的炉灰,炉子上支上一口铁锅,倒进晾干的黄豆。火也不能大,还得不停地用笊帚疙瘩翻搅,一圈又一圈。孩子们呢,围坐在炉子边,探头探脑,窥视着锅里的动静。终于,“啪”的一声响,孩子们马上雀跃而起,手就伸向了锅里。抢到了那粒刚刚咧嘴的蝎豆,一边噓噓地吹着,一边就扔进嘴里。这样的举动,虽然吃到了第一粒炒蝎豆,但伴之而来的却是妈妈的一笊帚疙瘩。

挨了打的孩子一边抓着头皮,一边乖乖地坐回去,那眼睛,却还是不住地往锅里了。

锅里的蝎豆仍在笊帚疙瘩的指挥下自由自在地跳舞,蝎豆的香味渐渐溢满了整个屋子。

终于,孩子们困了,打着哈欠上了床。

炉台边的母亲没有困,笊帚疙瘩在她手里转得更快了,“啪啪”的响声也渐渐稠了起来。

夜深了,早春二月,寒气氤氲,整个村子的上空,缭绕着炒蝎豆的香味。

二月二终于到了。睁开眼睛的孩子们首先看到的便是炉台边黄澄澄的炒蝎豆。欢呼着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,抓一颗扔到嘴里,一边还大把小把往口袋里装着。昨夜里挨的打,早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这一天,炒蝎豆装满了孩子们的口袋,欢乐洋溢在孩子们脸上。上学的路上飘满了炒豆的香味。到了学校,掏出自己的炒豆,互相交换着品尝。这些蝎豆也是色彩丰富,形状各异。有的白生生,张嘴大笑,一副坦荡豪爽;有的焦黄,努着小嘴,笑不露齿;有的一粒粒圆鼓碌碌的,却是黑着脸,一肚子苦水没处诉似的。当然了,这就是哑巴豆了。人常说:哑巴有苦难言。这哑巴豆,苦味过后,倒是有一种难言的余香缠绕在舌尖。

一大早,整个学校都弥漫着炒蝎豆的香味。老师的讲桌上,不知谁先放了一把,于是就有了许多把,玉米、黄豆、小麦;白的、黄的、黑的,搅和在一起,垒成了一座五谷的山。老师来了,看到讲桌上的炒豆子,心领神会地笑了。有一次,白头发语文老师还对我们这样说:二月二,龙抬头,龙不抬头我抬头,希望你们读书用功都能成为一条龙。

二月二的日光渐渐暖了,晒着太阳,吃着炒蝎豆,每一个人的心里,都是暖洋洋的。

学而

春衫袖

□ 张叶

草长莺飞,豆蔻梢头,二八月里乱穿衣,恰好让人想到这么一个美好的词:春衫袖。

如果单解“春衫”,古时多指那些单薄飘逸的少年,但加上个“袖”字,便倏然多了层婉柔明媚的色彩,让人想到最好看、最善解人意、最有趣的女孩儿。

配得这三个字的,该是怎样的女子呢?跃然心头的是《西洲曲》里的画卷:“忆梅下西洲,折梅寄江北。单衫杏子红,双鬓鸦雏色”。少女独自随舟飘到藕荷深处,她穿着杏红色的小衫,痴痴地在那里等一个人。小衫自不必肥大,玲珑精致,若隐若现掩映“小蛮腰”,下面烟色裙袂,罩着她莲步如水。等得倦了,将莲子采摘了藏在袖子里,不知道是荷花还是她的衣袖,映照得“莲心彻底红”——唉,那不是她一颗焦急的心吗!也只有那般单薄杏红的“衫袖”,越发衬托出她“垂手明如玉”的痴纯清丽。思念虽然伤感,而那简单的衣着描写却让人读出了少女的纯真可爱。

说到“春衫袖”,必然不能不提欧阳修的《生查子·元宵》:“不见去年人,累湿春衫袖”。第一次接触此词时才读初一,对诗词内涵皆一知半解,甚至都不记得作者是个男人。当时的想象就是:在灯火阑珊的元夜,一个大小姐在丫鬟的陪同下,借着观灯的机会,满腹心事地在大街上寻觅,寻找一个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人。那个人怎么没来呢?内心好失落呀,点点的清泪便悄悄地用“衫袖”拭了,只对丫鬟说是焰火迷了眼。把欧阳修和这阙词对上号,是几年后的事了,得知一个大男人“泪湿春衫袖”,竟是有些扫兴,远不及一个女子的等待及思念更叫人心疼。

后来多次听母亲播放豫剧《白蛇传》,那段对许仙的哭诉尤其深刻:“对明月思官人我空帷独守,为官人常使我,泪湿衫袖”,那“衫袖”饱蘸了多少柔肠忧思呀,纵然一条蛇精,能说出这般柔肠寸断的话来,铁石心肠也要化了。

忆起一个发小,课间非要给我绑辫子。她穿着件菲薄的粉红色“的确良”小褂,袖口如蝉翼随风律颤抖,阳光穿过,她一截小臂露出来雪白耀眼,那袖管灯笼一样把我俩的脸映成了桃花色。美术老师进班忘记说“上课”,愣愣看着冒出一句:“这袖子真好看!”呵呵,若穿越回去,她大概也会想到“衫袖”一词吧。

上天真是眷顾姑娘们,如今荷叶袖、泡泡袖、蝴蝶袖、琵琶袖,把她们花团锦簇地装扮。那“衫袖”则捧衬着她们的容颜,也抒放着多姿的灵魂。

鸟谱

自在土画眉

□ 王家凯 文/图



“土画眉”——白颊噪鹛

它与画眉有不少相似的地方:着装褐色,眼睛四周有白色眉纹,善鸣叫、爱唱歌,常在林下的草丛中觅食,不善作近距离飞翔、主要取食昆虫,兼食草籽、野果。因此,人们都喜欢叫它“土画眉”。它的大名叫白颊噪鹛。

“土”者,其意就是朴素、随意,一个“土”字,也道出了白颊噪鹛与画眉的区别。它们都有眉纹,画眉的眉纹纤细、秀美,就像精心描绘的一样,白颊噪鹛的眉纹则又粗又浓,像是随便涂抹上去的,而且连颊也给涂白了。如果把它们比做农家的两姐妹,那么,画眉是苗条、秀气的小妹妹,白颊噪鹛则是浓眉大眼,有些憨厚的大姐姐。姐妹俩的歌声也不相同,妹妹的歌声婉转变,悦耳动听,姐姐的歌声则响亮、急促,有点嘈杂。妹妹机敏而有些胆怯,不大愿抛头露面,姐姐则活泼、大胆,大庭广众之下也敢放开歌喉。

胆怯的画眉因歌声优美,尽管小心翼翼,依然一批批被人从山林逮走,关进了笼子里。

大胆的白颊噪鹛因“土”得福。它的歌声并不优美,因此没有人愿意将

它养在笼子里;它的肉也没有斑鸠鲜美,因此不是美食家猎杀的目标;即使喜欢拍摄鸟类照片的人也不大愿意把镜头对准它。没有被人逮走之虑,于是,白颊噪鹛每天都能在大自然里“吉呀-吉呀”地高歌。特别是清晨、傍晚和天气晴朗时,它们的歌唱更为频繁,常常是一鸟鸣唱,引得群鸟共鸣,歌声久久在空中回荡。

白颊噪鹛唱时自由自在,吃的时候也自由自在。2018年9月初,在昆明植物园,我曾几次近距离看到白颊噪鹛。在百草园一路相隔处,有一片茂密的狭叶火棘,枝头的果实尚未完全成熟,还金黄金黄的。尽管旁边的路上人来人往,白颊噪鹛依然镇定自若,呼朋唤友,齐聚火棘枝头,争相取食。另一条路边,一棵琼花结了稀疏的血红小果,白颊噪鹛飞过,同样开心地啄食,当时,我与它们相距也就四五米。别看它们“土”,有时,它们彼此间也会秀秀恩爱。

走在山林里,只要听到“吉呀-吉呀”的鸟鸣声,循声找去,你就能见到长得有些“土”气但也很可爱的白颊噪鹛。

